

皇清經解續編卷九百五十五

南菁書院

春秋古經說一

番禺侯康君謨著

隱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邾公作邾婁後倣此據檀弓亦偁邾婁公羊釋文云邾人語聲後曰婁檀弓釋文云邾人呼邾聲曰婁然則公羊之偁所

謂名從主人也左穀正其名公羊從其俗猶越或偁於越義

可兩通無關體要

公羊及范氏穀梁注皆爲於越強生義例然恐祇是史異詞耳孔疏近之

蔑公穀作昧據左注蔑卽姑蔑不偁姑者惠氏補注云隱公

名息姑當時史官爲之諱然則作蔑爲合昧則同音字故文

七年晉先蔑奔秦公羊亦作昧又說文目部昧目不明也首

部蔑勞目無精也非獨音同義亦本通矣

隱三年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君公穀作尹云天子之大夫按左氏親見國史不應以男子

爲婦人乖繆至是蓋經本作君氏後字脫其半而成尹如戰

國策以趙爲肖以齊爲立周禮司几筵其柏席用萑注元謂

柏槨字磨滅之餘君之爲尹正所謂磨滅之餘也昭二十年

傳棠君尙謂其弟員曰釋文君或作尹亦其例公穀不知爲

脫誤見春秋時適有尹氏此人凡兩書于經

尹氏立王子朝尹氏以王子朝

奔楚遂牽合其說耳

金履祥通鑑前編毛奇齡春秋傳郤坦春秋集古傳又以爲卽鄭之尹氏更附會無

足道然則何以偁君氏曰春秋書妾媵之卒僅一見于此偁子

氏則嫌與定十五年嬖氏卒同嬖氏固夫人也故特變文以

見其爲君母

趙東山謂妾母本不登于策此以吾君服其母喪不可不書曰君氏者爲夫子之特筆是也顧

氏大事表斥
爲支離何哉
日知錄引襄二十六年傳君夫人氏爲證謂當

時有此偁去其夫人卽爲君氏引據最確不必如惠半農春秋說以不偁姜氏絕不爲親難之也

隱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矢公穀作觀史記魯世家十二諸侯年表漢五行志下上皆作觀按臧僖伯有則公不射之語故葉氏夢得云古者天子諸侯必親射牲因而獲禽以共祭春獻魚之節也公將盤遊託射牲以祭焉惠氏補注亦引周禮射人祭祀則贊射牲司弓矢共射牲之弓矢及外傳左史倚相語證之又淮南時則訓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則矢魚更有明文矣淮南以夏令紀事夏之季冬正周之春蓋公本意在觀而託名

于矢言矢則觀見言觀則矢不見古經爲長而杜注以矢魚爲陳魚亦非古經意也

左傳言陳魚而觀者蓋將射必先陳之非卽以矢爲陳杜元凱泥于釋詁

文因而誤解

隱五年秋衛師入郕

郕公作盛後同

惟莊八年作成

春秋簡書刊誤譏其宋將作送衛將

作彗

四庫提要云穆天子傳所載盛姬卽郕國之女攷古

圖許或作鄒魯或作鹵俱勒鐘鼎斷非訛寫古字異文如斯

者眾未可盡以今文繩之然則郕盛古通無關義例至莊八

年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公又作成者亦同音假借如

管蔡世家封叔武于成亦以郕爲成也傳謂諱滅同姓非

春秋

繁露滅國下云衛人侵成鄭入成及齊師圍成三被大兵終滅莫之救則皆以郕爲成蓋因齊師圍成之文而連及之

隱九年冬公會齊侯于防

防公羊作邴按春秋時防地有四一魯邑卽此年會齊侯者是也一魯山僖十四年季姬及鄆子遇于防是也一宋地隱十年取防是也一莒地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是也魯防邑與齊接壤蓋在北鄙故莊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廿二年及齊高侯盟于防襄十七年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而臧紇之亂亦自防奔齊莊廿九年襄十三年又屢城防皆以邊齊故也則公會齊侯必于防無疑若邴者據說文則宋下邑此會正謀伐宋安得會于宋地據公穀則卽鄭之祊桓元年始卒易祊田前雖云我入祊蓋未肯受而有之

本杜注

仍屬鄭境齊魯又何必去其本國而會之于義古

經爲長或公羊義以魯別有地名邠者耶

或曰據少牢饋食禮南柄注古文柄

爲枋據說文人部籀文仿爲柄則方丙古多互用此以防爲邠正其類

桓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

杞公穀作紀何注謂天子將娶于紀故封之百里按漢書外戚恩澤侯表其餘后父據春秋褒紀之義王莽傳信鄉侯佟上言春秋天子將娶于紀則褒紀子偃侯蓋爲公羊學者相傳有此說然其禮于經典無徵且紀季姜歸京師在九年豈有天子立后謀于七年之前而納于七年之後者是時桓王已立十年又非少不能成禮待其長而後娶可知也胡傳及吳草廬又謂齊欲滅紀朝魯求庇以六年之事牽合于此按左氏親見國史既知六年會成爲諮謀齊難何獨于此不知

也劉道原又謂春秋雖亂世至于兵革之事亦慎用之杞來朝魯有少不敬未宜便入其國按惠平農春秋說云僖二十七年春杞子來朝九月入杞與桓二年秋入杞正同皆討不共也討不共者古之制故凡伯弗賓杞侯弗敬一書伐兩書入皆所以懲不共春秋書之以爲戒且滕杞皆前僭侯後僭子奚獨于杞侯而疑之

程子曰凡杞僭侯者皆當爲紀杞爵非侯文誤也及紀侯大去其國之後

杞不復僭侯惠氏此數語似暗破程說

然則作杞于義爲長

桓六年春正月寔來

三傳竝同然竊意古經當作實來詩大雅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箋實當作寔趙魏之東實寔同聲疏云春秋桓六年州公寔來而左傳作實來是由聲同故字有變異也此其證也錢

氏養新錄又以觀禮伯父實來注今文實作寔是實卽寔之
古文春秋公穀爲今文左氏爲古文故二傳作寔左傳作實
云云引據尤確今左氏亦作寔來則未知何人據二傳改錢
氏歸咎于杜元凱恐非何者元凱雖多信傳不信經然于經
但有疑辭如隱九年大雨震電文十七年齊侯伐我西鄙之
類皆明言經誤而亦未嘗擅易況杜卽以實訓寔又何必不
仍其故字蓋杜所見本已改作寔改經必兼改傳傳當亦本
作實陳樹華謂傳解經不
容立異而別本尙有作實流傳至唐初孔氏猶及見之錢氏
非也謂爲伏虔本未知信否要古經之作實不作寔則確有可憑
矣

桓六年公會紀侯于成

成穀作郕按襄十六年齊侯伐我北鄙圍郕卽此地彼經穀作成而左作郕與此正相反然則郕成通用檀弓成人有其兄死釋文成本或作郕亦其例不必因說文云郕魯孟氏邑遂謂郕是而成非也此郕爲魯邑與衛師入郕之爲國名者名同而地異郕國之郕亦可作成管蔡世家封叔武于成及公羊莊八年傳是也

公羊他處又作盛

成邑亦可作郕則左穀所載

是也

桓十一年公會宋公子夫鍾

夫鍾公羊作夫童穀梁麋氏本亦作童按古鍾鐘通用夫鍾之鍾蓋古經別本有从童者後奪其半而成童如禮記引說命爲兌命之比水經淇水注又東南逕千童縣故城東史記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曰故重也一作千鍾

桓十四年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公羊衛先于蔡毛西河春秋簡書刊誤云此非蔡衛爭長之

時不必有次第可據按下十六年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

侯蔡侯伐鄭杜注云蔡常在衛上今序陳下蓋後至

穀梁注同正

義引班序譜稱自隱至莊十四年四十三歲征伐會盟凡十

六國時無霸主會同不并無有成序其間蔡與衛凡七會六

在衛上唯此處在陳下故以爲蓋後至也又襄二十七年正

義引班序譜晉合諸侯二十國起僖廿八年盡哀十四年大

率皆陳後次蔡

春秋初衛在陳上莊十六年幽之盟齊桓進之班在衛上終于春秋見杜注

蔡後

次衛據此而言蔡合先衛若其後至又當如十六年例序于

諸國後今乃居衛陳之間其爲誤倒無疑當從古經
又按若援昭公元年會于號衛齊惡之例則蔡雖不以後至
貶而衛自可以先至進衛序蔡上非必無說特以此經左穀
皆同又其常例如是故疑公辛誤倒耳

莊元年夏單伯送王姬

送公穀作逆欲明送與逆之是非當先定單伯之爲周爲魯
春秋毛氏傳及春秋簡書刊誤力闢單伯非魯大夫致詳明
矣而猶有未及辨者今并正之陸氏淳以祭仲比單伯謂諸
國大夫王賜之圻內邑爲號令歸國蓋亦知單非魯地而創
立此論不知祭仲之祭非祭伯祭公之祭左傳桓十一年注
祭鄭地陳留長垣縣東北有祭地而畿內之祭釋例土地名

注云闕顧氏春秋大事表則以爲今河南開封府鄭州東北

十五里有祭亭其非一地明甚

晉之長垣縣則今大名府屬縣

故程廷祚春

秋地名辨異列之于二地一名類中且云賜圻內邑爲號者

以爲實與其地乎則隱桓之間祭伯祭公祭仲並見經傳不

容一邑而分二人以爲空假其名乎則三代時無此官制也

祭仲旣非畿內邑則謂以畿內之單賜魯大夫者其說孤而

無據矣俞氏臯又謂周有單子非單伯按釋例世族譜皆根

據世本最可信其序單襄公爲單伯子

此當是文十四年之單伯若送王姬之單

伯則相去太遠

則單子明卽單伯且如俞說將滕侯滕子薛侯薛伯

杞侯杞伯杞子俱分爲二國乎是單子單伯之說不足疑也

至劉氏敞鄭氏玉等復以下十四年文十四年之單伯左傳

有明文者亦斷爲內臣以附會此經不信親見國史之左氏而徒于字句間推求其義亦可謂避實蹈虛矣故單伯決當作王官而逆決當作送

莊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上夜字穀梁作昔毛氏刊誤亦知昔可訓夜而謂不應上夜

作昔下夜不作昔按四庫提要云列子偁夜則昏憊而熟

寐昔昔夢爲國君又偁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爲人僕正昔

夜二字並用然則偶然異文無關義之長短也 唄公羊作

賁凡隕字皆同實一字耳見漢書司馬相如傳澆澣賁隊注

又按劉向治穀梁者而本傳載其上封事書引作夜常星不

見夜中星隕如雨

易恆爲常
避文帝諱

疑其初本尙不作昔矣

莊九年夏公伐齊納子糾

公穀作納糾按古經似亦但作納糾正義引賈逵云不言公
子次正也下齊人取子糾殺之疏引賈逵云僂子者愍之則
賈景伯本無子字也正義又引沈云齊人僂子糾故魯史從
其所稱而經書子糾文在殺子糾下不在納子糾下則沈文
阿本無子字也沈據杜注爲義略則杜元凱本亦無子字也
正義又云劉與賈同則劉光伯本亦無子字也公羊釋文云
納糾左氏經亦作納子糾亦作猶言或作乃別本偶異則陸
德明所見本尙有無子字者也

穀梁釋文則但云左氏作子糾不云亦作蓋言之不詳

唯唐定本有子字蓋涉下文而誤今不從至前不僂子後僂
子公羊謂貴宜爲君比于子般子野之例後儒多從之然鮑

叔方請魯討而以宜爲君之辭奉之哉且何不正其名于初
納之時而正其名于見殺之時也賈逵云愍之夫糾果不當
立雖死于非罪不能憫其枉殺而加以尊稱春秋書法未聞
有卹典也唯震峯華氏春秋疑義云鮑叔請魯討糾而傅子
糾或疑子糾爲名非貴而傅子段氏意同其說似矣而猶未
盡合蓋公子糾實單名糾上年傳文可據且春秋時人皆以
子取字無取名者

襄十五年左傳歷序楚公子午公子罷戎諸人而有薦子馮諸人皆舉名則子馮亦

必非字然他處屢以薳子連文則但名馮耳杜注以子字屬下非

然雖不取名而傅謂之間

或配子字以成文如楚公子元傅子元鄭世子華傅子華宋

公子朝傅子朝齊公孫明傅子明

昭四年

宋公子城傅子城

昭二年

十其名本皆無子字傅子糾亦猶是也沈文阿所謂從齊人

所偁也然則偁子不偁子皆可非義例所繫特厯據古本則左經實作納糾不作納子糾耳

莊十六年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公羊會上有公字與僖十九年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公羊作公會僖二十九年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公穀作公會同然彼處或是公羊原文此則俗刻所誤段氏引十九年徐彥疏云十六年冬會齊侯宋公以下同盟于幽經不言公會故知魯侯不至阮宮保按勘記又引春秋繁露滅國下篇云幽之會莊公不往據此二證公羊原本無公字可知

惠氏春秋說謂宜從公羊有公字者非

許男下公穀有曹伯二字按繁露滅國下篇云曹伯之所以戰死于位諸侯莫助憂者幽之會齊桓數合諸侯曹小未嘗來也然則江都所見本尚無曹伯不知何時妄加原加者之意見僖公以來齊桓凡有征伐會盟曹皆與齊宋陳衛鄭許同列今此盟亦適六國皆在而獨無曹故取以攙入許男下耳穀梁誤亦同當以古經爲正

莊二十年冬齊人伐戎

戎穀作我簡書刊誤謂不可攷按此固有可攷也齊魯自盟柯盟幽後卽修和好惟十九年齊宋陳伐我西鄙此必公子結會盟時有開罪三國者本非深仇旣已致討則亦已矣故二十二年遂及齊高奚盟于防公亦如齊納幣觀社和好如